

春暖，花開

直到許多年後，當我也站在講台上，看著台下那些或迷茫或閃亮的眼睛時，才真正明白梁老師當年給我的，從來不只是知識。而是一名老師成為學生人生中明燈的模範。

那是中四一個沉悶的午後，我交了一篇作文，裡面寫滿了對自己的懷疑——成績普通，沒有特長，像牆角那盆從不見苗頭的植物。發回作文時，梁老師只是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什麼也沒說。

第二天課間，他走到我桌前，放下一本厚厚的筆記本。「從今天開始，每天寫三百字，寫什麼都行，但必須寫。」他的眼神溫和卻不容拒絕，「我相信你能寫出打動人心的文字。」

起初我只是敷衍。寫天氣，寫早餐，寫昨晚的夢。可他每天都會認真批閱，用紅筆在旁邊寫下簡短的鼓勵：「這個比喻很新鮮」「能感覺到當時的心情」。他的紅筆從不劃叉，只在值得肯定的句子下面畫波浪線，像給文字戴上小花。

有一次，我寫到母親深夜因我高燒累倒。他在文末寫道：「真誠比華麗更重要。你讓我看見了愛的樣子。」

就是這句話，像一束光突然照進我封閉的世界。原來，平凡如我，也能擁有打動他人的力量。

從那天起，寫作不再是任務。我開始認真觀察生活，捕捉那些曾被忽略的細節：樓下的老保安擦拭眼鏡的專注，木棉花墜落時沉甸的聲響，雨後蝸牛在牆上留下的銀色軌跡。而梁老師總能在我的稚嫩的文字裡，發現那些我自己都沒察覺的閃光點。

那個夏天，牆角的花盆冒出了一點綠。

「每個孩子都是一顆種子，」他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寫道，「只是花期不同。我要做的，就是相信他們終將綻放。」

是的，他從不比較誰寫得更好，只是不斷告訴我們：「寫出你獨特的生命體驗，這就是無可替代的價值。」他讓每個學生都相信，自己是被看見的，是被期待著的。

今天，又有學生拿著作文來問我「老師，我寫得不好嗎」，我會心一笑，在他的本子上寫下：「這裡寫得很不錯，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。」

梁老師用他那雙總在相信的手，在我心裡種下了自信的種子。牆角那盆原來是蘭花，正在吐露芬芳，把梁老師的信念，傳播到遠方與未來。